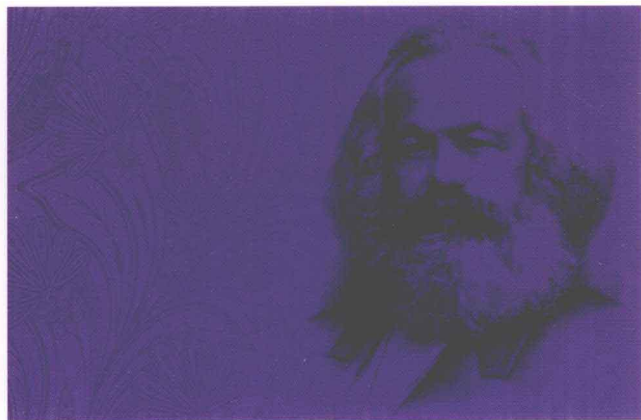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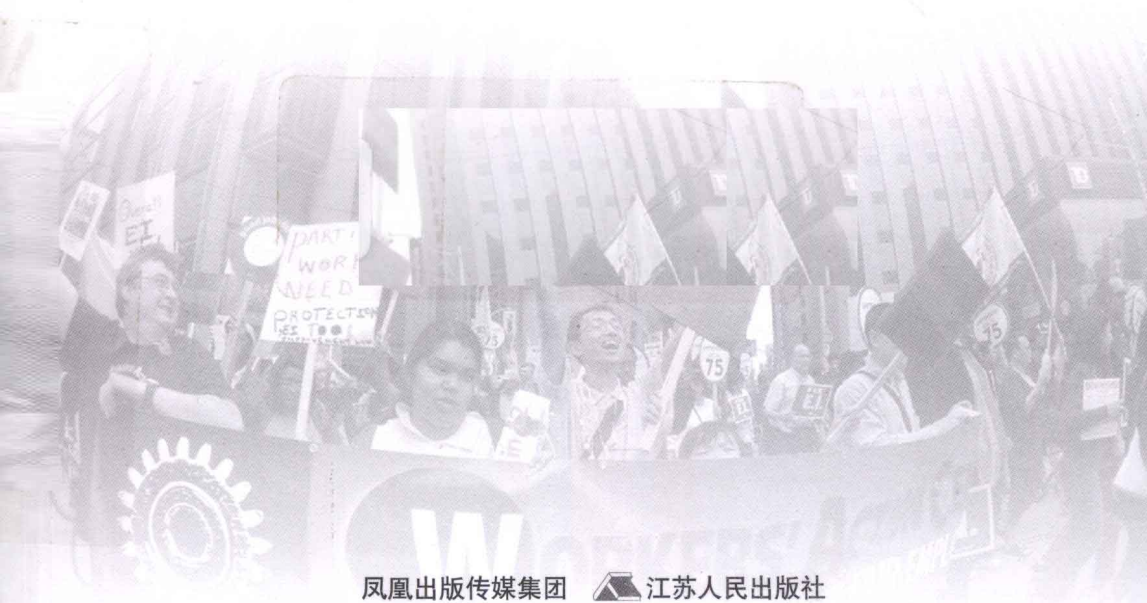
孙文亮
李安增
铁省林
主编

马克思在21世纪

——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MARX@2000:LATE MARXIST PERSPECTIVES

【英】罗纳尔多·蒙克 著
张英魁 王亚栋 张长虹 译 铁省林 梁红光 校



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马克思在21世纪

——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MARX@2000:LATE MARXIST PERSPECTIVES

【英】罗纳尔多·蒙克 著

张英魁 王亚栋 张长虹 译 铁省林 梁红光 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在 21 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英)
蒙克(Munck, R.)著;张英魁,王亚栋,张长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2
(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978-7-214-06630-5

I. ①马… II. ①蒙…②张…③王…④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20 世纪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9990 号

Marx @ 2000: Late Marxist Perspectives

© 2000 Ronaldo Munch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Marx @ 2000 by Ronaldo Munck.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e 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9-466

书 名	马克思在 21 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著 者	[英]罗纳尔多·蒙克
译 者	张英魁 王亚栋 张长虹
责任编辑	花 蕾
装帧设计	王欣竹 芮 玲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304 mm 1/32
印 张	8.375 插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630-5
定 价	30.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总序

呈现在您面前的这套《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的译者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在翻译过程中,虽然“信、达、雅”的翻译尺度是不懈的主观追求,但在客观上,译文中还存在着不少应由译者自己负责的舛误与主体认知之二次建构的痕迹。当然,二次建构的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说,依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译介此套丛书的背景,是正值 21 世纪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甚嚣尘上之时。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亦难独善其身,“风景这边独好”的断语,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盲目乐观主义泛滥的表现。从世界范围来看,主张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霸主地位遭遇严冬,马克思主义已经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这种轻率预测的阴影。但是,全人类共有天空上的阴霾并未散去,在 21 世纪的第十个年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需要被放置于一个广域空间中重新慎重审视,人类内部的纷争必须在人类是生存抑或死亡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让步了!经济萧条、全球发展失衡、民族与宗教冲突仍然难以摆脱。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人类自我制造的副产品——自然枷锁又重新禁锢于自身。在需要



人类共同携手应对的生态浩劫面前,我们不仅应该反思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疯狂本质,也应该更为清醒地反省社会主义的自我处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理解社会、自然、宇宙和文明的出发点,也是一种思考方式,由其所达到的洞见非其他思维方式所能替代。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不惧怕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诘难与挑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不会拒绝任何对之理性探究的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凭借不同文化谱系思考方式之探索,能够发人深省,并获取解决社会问题之道,开启人类生存的崭新空间,以提升我们社会的生活品质与人类的生存境界。

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范式与方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甚至作为思潮或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不同文化场域中也相互抵牾,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的有效整合、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与空间等方面,仍具有相当程度上的逻辑一致性。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虽然历经风雨,不断遭到批判和围剿,但在困难与挫折中,它不仅在东方大地得到充实、发展和检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也得到充实、发展,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成为当代全球思想中一股强有力的国际性思潮。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复兴、发展、壮大,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从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中挑选出这6本著作,绝非因为作者的名气,关键在于其作品本身的特色与厚度,以及对中国

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效考量。当展开书页,进入到另外一种话语体系中去认知马克思主义时,应带有一种虔敬的态度去体悟异文化领域的学者之所思所想。诚然,站在简单化与迷信化的立场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绝难从马克思主义这里获取科学与知识。心智的开启需要诉诸感情上的热爱,但更要诉诸理性之光的照耀。译介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学说,既有助于展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有助于拓展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有助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充满危机却又蕴含契机的时刻,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如果马克思生逢此时,他会对人类社会发展做何种指引? 他的理论体系是否会得以做某种程度的修正? 这些疑问是推动出版本译丛之动因所在。世界上未有全知全能者,但人类可借助于前人智慧的累积,去思考与探索消除生存危机之道,走向光明的前路。

这正是此译丛之愿景。

孙文亮 李安增 铁省林

2011年1月

前言

ix

本书的题目使一个卡尔·马克思的形象呈现于人们脑海之中：他坐在个人电脑前，在网上浏览关于亚洲虎经济模型已经明显崩溃、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爆炸或丹麦的总罢工的最新新闻。在我的想象中他将会是十分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并且他的分析将像以往一样深刻。现在看来，数年前宣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纪”终结变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古怪的古文物收集者将会对此产生兴趣，但他的想法会在一个糟糕的旧书店被久置尘封。但是到现在，尽管仍然存在着以前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的祸害，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能够大胆且自信地宣布：“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因此，本书揭示了一个在21世纪的马克思之所思所想。这将不是一种“马克思学”(Marxology)的实践，通过审视本文将会发现其最终的意义。人们可能会指责我建构了一个“精简的马克思”(Marx lite)去迎合我们肤浅的、消费主义的时代。而我更倾向于把其视为一个“活着的马克思”(Marx live)，一个对于当前骚乱的，甚至混乱的，全球化的后现代时代的各种争议施加影响的马克思。

本书副标题使用“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t)一词，是为了感



谢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Mandel, 1975)。从曼德尔的这本书里,我们学到了太多东西。但是,当人们问曼德尔,晚期(late)是何含意?事实上,当马克思主义者们宣布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时,资本主义才刚刚迈开大步。从历史角度来看,考虑到声称以其基本原则建立的新社会政治体系已经如此不光彩地倒掉了,那么,马克思主义当然能够被视为太过时了(too late)。或许,这种判断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仍为时尚早,因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到足以实施其转变战略的程度。当马克思主义已经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时,资本主义似乎变得更加“马克思主义”。我觉得“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术语是一个过于单调,同时过于自信的“后”马克思主义,并且也是一个过于老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论好坏,我把“晚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非固定的指称,这个指称适用于不同的、甚至矛盾的意义。它开启了对我们这变动时代的多重(polyvocal)理解,标志着向其他对立话语的开放。我相信,如果马克思主义坚持去寻求自我“重建”,并且在资本主义的当前问题中寻求安慰而无视其自身的问题,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就太迟了。

这个副标题也使用了“视角”(perspectives),暗指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我们都从不同的主体地位来观察世界,并且普遍主义可能导致压迫。但我们也能够从不同的历史视角来审读马克思。x 两百年前,法国大革命开创了一个解放、平等和公正的时代,这个时代现在似乎已经按常规在发展。正如福柯所言,马克思只是一个19世纪的哲学家。现在,我们也能够适应出现于15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的凝视,并留意它如何适应当今这个时代。确实,即使主流经济学

家此时也正在致力于此。回到马克思,一切都可原谅……或者我们能以一种厌倦的、带有偏见的目光回顾十年前1989年的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为了弥补未见其到来的遗憾,左、右和中间派的分析家却做出了预见性的全面(all round)判断,包括“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这种判断。为了接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混乱和混杂的年代,我的观点并不是去适应任何一种视角,而是拒绝令人窒息的“历史终结”的沮丧和情节剧式的预测,更喜欢接受的观点是:我们生活在混杂与混合的此时。

第一章考察了这个命题:马克思已经“过时”,正如黑格尔与其时代不相关一样,马克思也与我们这个时代不相关。对罗纳德·阿伦森(Ronald Aronson)来说,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终结了”(Aronson, 1995:9)。尽管一个确定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正遭受着僵化(rigor mortis),但如果我们把握到马克思的真实精神,就仍能感觉到马克思充满活力。这个说法对马克思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继承人来说并不适用,这些继承人中今天已经产生了像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一样的人物。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民主党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改良主义变种的历史似乎已经走到了终点。另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变种似乎更为强大,但1989年却轰然倒塌了。这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吗?对于构建一个全球的抉择而言,马克思主义欧洲的根基衰弱了吗?并且,最后,在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统形式的局限被察觉时,为什么晚期马克思主义不能为未来建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一章试图以一种充满希望的、开放的方式,而非以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采用的“我告诉你如此”的风格,来探讨这些问题与困境。那些自封



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成党派,以宗教似的正确性自居。这一章设定了一个马克思处理他那个时代和今天关键问题的场景。

所谓的绿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它的立足点是生态良知。第二章考察的问题包括最近从马克思本人含糊的自然学说出发探索自然问题的背景,社会主义国家对可持续性的令人遗憾的缺乏理解以及当前的论争。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的出现。尽管它是一种本质主义理论,但这个思潮已经对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优良生活理念提供了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推动力。当然,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化的环境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推到了前台。从本质上来讲,今天生态问题的表现与解决都是全球性的。无疑,并没有技术环境保护主义(technocratic environmentalism)所建议的简单的解决方案。工业化的北方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南方利益协调也并非易事。有许多方法能使社会主义的红色与环境主义的绿色结合产生一种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类型。这一章只不过是提出一些相关的挑战。

对列宁来说,苏维埃加上电气化就等于社会主义。尽管简略,但正如在第三章节中所描述的,这种等式巧妙地抓住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与生产主义偏见。马克思原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已经对最近才为人们认识到的发展研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然而,巨大的矛盾在于马克思预测社会主义将产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但实际上,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即使不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不发达国家发生了。列宁似乎扫除了马克思正统继承者们的欧洲中心主义,但是列宁主义转而在第三世界或多或少地变成了一种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

ism)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在第三世界的变体,比如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对发达与不发达理解的重要贡献。今天,伴随着对全球占优势的资本主义是否能够传送发展的巨大疑问,存在着一种转向“后发展”(post-development)的话语,这种话语似乎是重提马克思主义与前马克思主义(pre-marxist)关于美好社会的乌托邦与愿景。

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它所产生和剥削的工人们。在马克思的话语中,工人阶级呈现出神话的甚至英雄主义的特征。第四章讨论了在马克思自己的概念大厦中工人的角色,强调了马克思对工人的创造力与自我组织能力的自信。俄国革命实际上以布尔什维克政党代替了工人阶级作为历史变迁的主体。在不发达和有广大农村社会的条件下,期望城市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启蒙的先锋引领社会其他部分(人群),是不现实的。然而,这种代替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后来发展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在近几十年中,辩论已经转向了关于无产阶级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已经日益融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实际上,今天新的社会运动已经创造了一种更为多样化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随着工人阶级在理论和实际上中心地位的消失,这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置于何处呢? xii

在不同时期,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已经走到了一起,但任何友好关系都是暂时的。第五章讨论了两种传统“结合”的各种尝试,它们的结合常伴随着令人不快的结果。马克思自己关于女性的著述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探讨,是分散与几乎不令人满意的。但是,正如在社会主义传统中已经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亲密的伙伴——恩格斯,确实重视



“妇女问题”。我们的论述从此开始,到早期苏联在性别问题上的辩论与实践,再到当前流行的问题。在过去的30年中,女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大行于世,“马克思主义问题”并非是这个日程上的唯一问题。“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socialist feminism)意味着什么?我们借助于“后现代女权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要表达什么?这些问题是这一章批判考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并不是唯一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论,但其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偏见已经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其作为解放全人类的指导者的前景。

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将文化领域归入一种被“经济基础”所决定和支配的“上层建筑”。第六章讨论了还原论图式的影响,展示了上层建筑如何在一个新的文化研究中报仇雪恨。我们的论述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早期苏联建立一种“无产阶级文化”(Proletkult)的尝试开始,到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与决定论的决裂和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领域的充分作用。这一章批判考察葛兰西在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t)转向中的枢纽作用。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到来,文化出现在每一个角落,一切都是文化;或者似乎看起来如此。我们似乎已经从对文化的忽视过渡到社会死亡的提前宣告。后现代主义与更为明确的后殖民主义的所作所为,给欧洲文化早期确定无疑的霸权主义打上了一个问号。因此,不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而且其欧洲中心主义也在这些最近的论争中被“修正”。

民族主义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弱点之一,不过整个启蒙传统都没有处理好民族主义。第七章追溯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

期在他们称之为“民族问题”上的混乱与矛盾。从这种模棱两可的遗产 xiii 出发,列宁继续建构了更为有影响但却仍然矛盾的“民族自决权”(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理论。苏联曾经爆发的民族冲突显示出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在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研究传统中,除了葛兰西之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此我们考察他的部分贡献。最后,这一章转向全球化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例如,除了必须承认所有的民族现象都是性别现象——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重要的民族学说中共同存在的一个盲点——之外,我们并无简单答案。我们现在至少开始将民族主义理解为自主的话语类型,而非经济过程的“附带现象”。

苏联共产主义在1989年像空中楼阁一样倒塌之后,马克思主义会有什么样的未来?第八章总结了正文内容,检视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人们小心翼翼地称之为“切实活着的社会主义”命运的各种回应。对一些人来说,它导致了一种政治健忘症,马克思主义在其中消失于无形。而另一些人,像法国的波旁皇族一样,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并且主张他们那特定的马克思主义教义事实上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我认为,先前的章节可以使我们得出这一结论,即:我们现在是后/过去的正统现代主义—机械主义—马克思主义(post/past orthodox modernist-manicheist-marxism)。但是,什么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postmodern marxism)?我们是否能够设想这样一个混合体?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这将是不可想象的。保守的后现代主义者也将对此惊诧不已。先前的章节已经开始探索“马克思的幽灵”(如德里达所提出的)与当前和发展、性别和文化等相关的后现代主题之间的关系。最后的一章扩



大了这一议题,并且试图更明确地阐发一种批判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你愿意的话)方法,来更好地理解有关我们的世界。接下来完全围绕第一章关于社会主义轨迹的问题,广泛地讨论后现代社会主义可能是什么样子。

本书写于一个危险的时代,但是我相信,这同时也是一个机会。许多动乱与骚乱甚至混乱,不仅遍布于这个世界,而且存在于我们的主观观念之中。“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①这是一个范式变迁的时代,这里旧的已经死亡,而新的尚未诞生。我不妨承认本书是从一个后现代主义视角来写的,但人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对已接受真理的批判甚至颠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来自于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在 1998 年 5 月,当时本书已经完成,我情不自禁地去思考的是 30 年前另一个五月那著名的重大事件。在 1968 年(在拉丁美洲实际上是 1969 年),历史飞速向前;文化侵入政治,新社会运动中有解放意义的脉动,尤其是女权运动,开始成为席卷全球的风潮。探索如马克思在 21 世纪一样的主题,无害于牢记 1968 年 5 月的口号(“想象的权力!”),并富于想象地运用它。

罗纳尔多·蒙克

① 语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5 页。——译者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走出迷宫:马克思主义的轨迹	001
第二章 红与绿:马克思主义与自然	031
第三章 苏维埃加电气化:马克思主义与发展	057
第四章 掘墓人的局限:马克思主义与工人	084
第五章 不幸福的婚姻:马克思主义与女性	108
第六章 上层建筑的复仇:马克思主义与文化	138
第七章 艰难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与民族	168
第八章 大洪水之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196
参考文献	216
索引	245
译后记	248

第一章 走出迷宫：马克思主义的轨迹

1

多数的评论者都同意，“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已经终结。但是，雅克·德里达，一位后现代、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捍卫者，最近宣称：“没有这种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Derrida, 1994: 13）^①。这并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已死，马克思却永远活着”的简单问题。然而自苏联共产主义倒台约十年之后，现在可能比以前会更加清醒地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这一章追踪复杂的马克思主义轨迹中的一些波峰（或波谷）：从它在马克思那里的起源，经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统，到最近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复杂关系。我已经不可避免地简化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和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迷宫。尽管有时似乎迷宫——有自己的围墙、死角和博尔赫斯的逻辑^②——是一

① 中译文见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译者

② 博尔赫斯的逻辑：强调着阅读，静默，思想与灵魂的交流。——译者



些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为自己建立的,或者更为经常的是为他们的追随者建立的。

活着的马克思

乍看起来,我们会把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的自信预言看成是违反直觉的:“在 21 世纪,人们仍然需要阅读马克思,不但把他作为一种过去的运动,也把他作为一个现代的作者”(Balibar, 1995:1)。就像我们曾经认为马克思已经“过时”(正如他之前的黑格尔)一样,巴利巴尔的看法意味着他似乎正重新焕发生机。马克思主义的计划从卡尔·马克思开始至今,并没有完全达到顶峰。马克思主义的谱系显示出我们现在所知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发展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资本的使用或许表明一个真正信徒的信仰错置。)这也不能简化为“年轻的马克思”与“成熟的马克思”的对比,或作为经济学家、哲学家或政治学家的马克思的人为差别。像考茨基和列宁那样认为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清晰的来源: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也是简单化了。这种整体化的类型——在本质上必然是欧洲范围的(Europebound),将不会对一个对今天仍然至关重要的(也是活着的)马克思产生影响。相反,我们必须在马克思努力去把他的革命理论置于一个科学的立场,去反对他那个时代所有“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过程中,深入探究他的真实世界和检视他所完成的转变、退步与发展。

随着在 1847 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的政治愿景清晰了。尽管《共产党宣言》经常让人看起来描绘了一个充满活